

文公易說

卷七卷八

仁12
975
4



12
975
4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第七

彖上傳

問卦下之辭為彖辭左氏以為繇辭何也曰此只是

彖辭

彖辭極精分明是聖人所作魯可幾曰彖是總一卦

大之義曰也有別說底如乾彖却是專說天

先生曰易中彖辭最好玩味說得卦中情狀出

凡彖辭象辭皆押韻

卦體如內健外順內陰外陽之類卦德如乾健坤順

自之類也

甘節復問贊易之贊曰稱述其事如大哉乾元之類



明
月
日
未

是贊

自大哉乾元至品物流形是言元亨之義大明終始
至以御天是說聖人體元亨之用耳四德之元專
八言之則全體生生之理也故足以包四者偏言之
則指萬物發生之端而已故止於一事
大哉乾元是說天道流行各正性命是說人得這道
理做那性命處却不是正說性如天命之謂性孟
子道性善便是就人身上說性易之所言乃是說
天人相接處天地之心動方見聖人之心應事接
物方見

黃顯子錄

問天地生物氣象如溫厚和粹即天地生物之仁否

曰這是從生處說來如所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那元字便是生物之仁資始
是得其氣資生是成其形到得亨便是他彰著利
便是結聚貞便是收斂收斂既無形迹又須復生
至如夜半子時此物雖存猶未動在到寅卯便生
巳午便著申酉便結亥子丑便實及至寅又生它
這箇只管運轉一歲有一歲之運一月有一月之
運一日有一日之運一時有一時之運雖一息之
微亦有四箇段子恁地運轉但元則是始初未至
於著如所謂休惕惻隱存於人心自恁惻惻地未
至大段發出

楊道夫錄

問乾元統天先生曰乾元只是天之性情不是兩箇
物事如人之精神豈可謂人自是人精神自是精
神乎

呂輝錄

問乾元統天注作健者所以用形者也恐說得是否
先生云也是則是說得乾健不見得是乾元蓋云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則大意主在元字上

林學蒙錄

三舍人做乾元統天義說乾元處云如目之有視耳
之有聽體之有氣心之有神云云如今也無這般
時文 沈備錄

乾者萬物之始對坤而言天地之道也元者萬物之

始對亨利貞而言四時之序也錯綜求之其義乃

盡 答連嵩卿

周子以萬物資始為善各正性命為性此是就造化
處說今欲以物與无妄言之則此句屬性而以上
句天下雷行為善方始相對得過程子所云今人
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此又是近下就人性分上
說語各有當更請詳之只看本文都不得引外來
一字方始見得 答呂祖儉
萬物資始與資之深資於事父以事君之資皆訓取
字

大明終始這一段說聖人之元亨六位六龍只與譬

大諭相似聖人之六位如隱顯進退行藏潛龍時便當隱去見龍時便是他出來如孔子為魯司寇時便是它大故顯了到那獲麟絕筆便是它亢龍時這是在下之聖人然這卦大槩是說那聖人得位底若使聖人在下亦自有箇元亨利貞如首出庶物不必在上方如此如孔子出類拔萃便是首出庶物著書立言澤及後世便是萬國咸寧晏淵錄乘字大槩只是譬諭御字龜山說做御車之御却恐傷於大巧這段是古人長連地說下去却不分曉伊川傳說得也不分曉語錄中有一段却分曉乃是楊遵道所錄云人大明天道之終始這處下箇

人字是緊切底字讀書須是看這般處

同上

因言大明終始有終而後有始有貞而後有元請問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言元亨矣此未言利貞却提起終始為說何也曰此終始說元亨所自來自大哉乾元至品物流形說天之元亨自大明終始至六龍御天說人之元亨自乾道變化至乃利貞說天之利貞自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說人之利貞黃顯子錄大明終始是就人上說楊遵道語錄中言人能大明乾道之終始易傳却無人字某謂文字疑似處須下語割教分曉同上問聖人生而知之者也然未生於天地之間則始終

問之理雖具而大明之者誰乎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聖人出焉大明天道之終始便是卦之六位應時
俱成更無漸次由是時乘六龍以御天而變化無
窮焉天地設位理固皆具聖人成能理乃大明具
者天也明者人也先生批云抹處說得甚巧然極
有病 答柯國材

問知是心之神明似與四端有不同先生曰此知字
義又大然孔子多說仁智如元亨利貞元便是智
四端仁智最大無貞則元無起處無智則如何是
因仁易曰大明終始有終便有始也智之所以為大
者以其有知也 輔廣錄

先生曰前輩解經有只明大義務欲大指明而有不
貼文義強說者如程易發明道理大義極精只於
易文義多有強說不通處銖因問程易說大明終
始處云大明天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
成不知是說聖人明之邪抑說乾道明之邪先生
曰此處說得果是鶻突但遺書中有一段明說云
人能明天道之終始則見卦文六位皆以時成 見楊
遵道
錄此語證之可見大明者指人能明之因問乾道
終始如何先生曰乾道終始即四德也始則元終
則貞蓋不終則無以為始不貞則無以為元六爻
之立由此而立耳以時成者言各以其時而成潛

見飛躍皆以時耳然皆四德之流行也

初九九二之半即所謂元九二

之半與九三即所謂亨九四與九五之半即所謂利九五之半與上九即所謂貞

蓋聖人大明乾道之

終始故見六位各以時成乘此六爻之時以當天

運而四德之所以終而復始應變而不窮也

董銖錄

又問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是說乾之元雲行

雨施品物流形是說乾之亨大明終始六位時成

時乘六龍以御天是說聖人之元亨乾道變化各

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是說乾之利貞首出庶

物萬國咸寧是說聖人之利貞此本義之言但程

易云首出庶物是乾道首出庶物萬彙亨萬國咸

寧是君道尊臨天位而四海從言王者體天之道

則萬國咸寧如何先生曰恁地說也得只恐牽強

同上

大明終始傳意自明白其曰見曰當非人而何更看

揚遵道錄中一段則尤分明矣天人一理人之動

乃天之運也然以私意而動則人而不天矣惟其

潛見飛躍各得其時則是以人當天也然不言當

天而言御天以見遲速進退之在我爾

雖云在我然心理合一初无二

體但主心而言爾 答方士縣

乾道變化似是再說元亨變化字且只大槩恁地說

不比繫辭所說底子細各正性命它那元亨時雖

正了然未成形質到這裏方成如那百穀堅實了

方喚做正性命乾道是統說底四德是說它做出

來底大率天地是那有形了重濁底乾坤是它性情其實乾道天德互換一般乾道又言得深些子天地是形而下者只是這箇道理天地是箇皮殼

晏淵錄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那一草一木各得其理變化是箇混全底

黃義剛錄

循環不已者乾道變化也合而成質者各正性命也譬之樹木其根本猶大義散而生花結實一向發生去是人物之萬殊

葉賀孫錄

且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各正性命底便如乾道變化底所以為怒

楊道夫錄

問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如昨日是夏今日立秋

為變到那全然天涼沒一些熱時是化否曰然又

問這箇化字却與變化者進退之象也不同如何

問曰這箇別有些意思是言剛化為柔柔變為剛蓋

變是自無而有化是自有而無也

呂輝錄

各正性命言其稟賦之初保合大和言於既得之後

天地萬物蓋莫不然不可作兩節說也

同上

甘節問何謂各正性命曰各得其性命之正

甘節錄

又云各正性命保合大和聖人於乾卦發此兩句最好人之所以為人物之所以為物都是正箇性命保合得箇和氣性命便是當初合下分付底保合

便是有箇皮殼包裹在裏如人以刀破其腹此箇物事便却便死

林夔孫錄

保合大和即是保合此生理也天地氤氳乃天地保

合此生物之理造化不息及其萬物化生之後則

呂燿錄

萬物各自保合其生理不保合則無物矣

保合大和天地萬物皆然天地便是大底萬物萬物便是小底天地

陳文蔚錄

問保合大和乃利貞先生云天之生物莫不各有箇

軀殼如人之有體果實之有皮核有箇軀殼保合

以全之能保合則真性常存生生不窮如一粒之穀外面有箇殼以裹之方其發一萌芽之始是物

之元也及其抽枝長葉則是物之亨到得生實欲

成未成之際此便是利及其既實而堅此便是貞

矣蓋乾道變化發生之始此是元也到各正性命

小以遂其小大以遂其大則是亨矣能保合以全

其大和之性則可利貞

黃有開錄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恐盡是聖人事伊川分作乾道

君道如何先生曰乾道變化至乃利貞是天首出

庶物萬國咸寧是聖人又曰首出庶物須是聰明

睿智高出庶物之上以君天下方得萬國咸寧禮

記云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也須聰明睿智皆過於

天下之人方可臨得它

劉砥錄

乾之彖辭發明性命之理與詩天民維書泰誓中庸孟

子相表裏而大傳之言亦若符契蘇氏不知其說

而欲以其所臆度者言之又畏人之指其失也故

每一不可言不可見之說以先後之務為閃倏混

漾不可捕捉之形使讀者茫然雖欲攻之而無所

措其辨殊不知性命之理甚明而其為說至簡今

言之而先曰不可言既指之而又曰不可見足以

眩夫未嘗學問之庸人耳由學者觀之豈不適所

以為未嘗見未嘗知之驗哉然道衰學絕世頗惑

之故為之辨以待後之君子而其它言死生鬼神

之不合者亦并附焉蘇氏易解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蘇曰此論元也元之為

德不可見也所可見者萬物資始而已天之德不

可勝言也惟是為能統之愚謂四德之元猶四時

之春五常之仁乃天地造化發育之端萬物之所

從出故曰萬物資始言取其始於是也存而察之

心目之間段昭然未嘗不可見也然惟知道者

乃能識之是以蘇氏未之見耳不知病此顧以已

之不見為當然而謂真無可見之理不亦惑之甚

與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蘇曰此所以為亨也大明終始

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蘇曰此所以為利也

愚謂此言聖人體元亨之用非言利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蘇曰此所以為
愚謂此兼言利貞而下句結之也

乃利貞蘇曰并言之也愚謂此結上乾道變化各正
性命保合大和之文與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
六龍以御天不相蒙蘇氏之說亦誤矣

蘇曰正直也方其變化各之於情無所不至反而循
之各直其性以至於命此所以為貞也愚謂品物
流形莫非乾道之變化而於其中物各正其性命
以保合其大和焉此乾之所以為利且貞也此乃
天地化育之源不知更欲反之於何地而又何性

之可直何命之可至乎若如其說則保合大和一
句無所用矣

蘇曰古之君子患性之難見也故以可見者言性以
可見者言性皆性之似也愚謂古之君子盡其心
則知其性矣未嘗患其難見也其言性也亦未嘗
不指言之非但言其似而已也且夫性者又豈
有一物似之而可取此以況彼邪然則蘇氏所見
殆徒見其似者而未知夫性之未嘗有所似也

蘇曰君子日修其善以消其不善不善者日消有不
可得而消者焉小人日修其不善以消其善善者
日消有不可得而消者焉夫不可得而消者堯舜

不能加焉桀紂不能逃焉是則性之所在也又曰性之所在庶幾知之而性卒不可得而言也愚謂蘇氏此言最近於理前章所謂性之所似殆謂是邪夫謂不善日消而有不可得而消者則疑若謂夫本然之至善矣謂善日消而有不可得而消者則疑若謂夫良心之萌蘖矣以是爲性之所在則似矣而蘇氏初不知性之所自來善之所從立則其意似不謂是也特假於浮屠非幻不滅得無所還者而爲是說以幸其萬一之或中耳是將不察乎繼善成性之所由措亡反覆之所害而謂人與犬牛之性無以異也而可乎夫其所以重歎性之

不可言蓋未嘗見所謂性者是以不得而言之也蘇曰聖人以爲猶有性者存乎吾心則是猶有是心也有是心也僞之始也於是又推其至者而假之曰命命令也君之命曰令天之令曰命性之至者非命也無以名之而寄之命耳愚謂蘇氏以性存於吾心則爲僞之始是不知性之真也以性之至者非命而無名之是不知命之實也如此則是人生而無故有此大僞之本聖人又爲之計度隱諱僞立名字以彌縫之此何理哉此蓋未嘗深考夫大傳詩書中庸孟子之說以明此章之義而溺於釋氏未有天地已有此性之言欲語性於天地生

物之前而患夫命者之無所寄於是為此說以處之使兩不相病焉耳使其誠知性命之說矣而欲語之於天地生物之前蓋必有道必不為是支離淫遁之辭也

蘇曰死生壽夭無非命者未嘗去我也而我未嘗覺知焉聖人之於性也至焉則亦不自覺知而已矣此所為命也又曰命之與性非有天人之辨也於其不自覺知則謂之命愚謂如蘇氏之說則命無所容命無所容則聖人所謂至命者益無地以處之故為是說以自迷罔又以罔夫世之不知者而已豈有命在我而不自覺知而可謂之聖人哉蘇

氏又引文言利貞性情之文傳會其說皆非經之本旨今不復辨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蘇氏云云愚謂此言聖人體利貞之德也蘇氏說無病然其於章句有未盡其說者

問坤彖辭君子有攸往何也先生曰此是虛句意在下旬伊川只見彖傳辭押韻有柔順利貞君子攸行之語遂解云君子所行柔順而利且貞恐非也蓋言君子有所往先迷後得主利也問東北喪朋西南得朋何也先生曰陰不比陽陰只理會得一半不似陽兼得陰故無所不利陰半用故得於西

南喪於東北先迷後得亦然自王輔嗣以下皆不知此錯解了董錄

坤卦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既言終有慶則有慶不在今矣為他是箇柔順底物東北陽方非他所安之地如慢水中魚去急水中不得自是喪朋喪朋於東北則必反於西南是終有慶也正如先迷後得為他柔順故先迷柔順而不失乎健故後得所以卦下言利牝馬之貞喪朋先迷便是牝有慶後得便是馬將牝馬字分開却形容得意意思文蔚曰大底柔順中正底人做越常過分底事不得只是循常守分時又却自做得他底

事曰是如此陳文蔚錄

彖詞乃卜筮詞釋彖則夫子推其理以釋之也以安

貞之吉應地无疆為卜筮之詞恐記之誤也答方十

問剛柔始交而難生曰龜山解云剛柔始交是震難生是坎吳必大錄

易中說到那陽處便扶助推移它到那陰處便抑遏壅絕他晏淵錄

剛柔始交是震此是龜山說震一索而得男也同上

問屯彖辭曰剛柔始交而難生本義云始交謂震難生謂坎程傳以雲雷之象為始交謂震始交於下坎始交於中如何先生曰剛柔始交只指震言所

謂震一索而得男也此三句各有所指剛柔始交而難生是以二體釋卦名義動乎險中大亨貞是以二體之德釋卦辭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是以二體之象釋卦辭只如此看甚明緣後來說者交雜混了故覺語意重複董銖錄

問屯柔本義下有云自此以下釋元亨利貞皆用文王本意何也先生曰文王本意說乾元亨利貞只是說乾道大通而至正故筮得者其占當得大通而利於正固至孔子方作四德言後人不知將謂文王作易便作四德說即非也如屯卦所謂元亨利貞以其能動即可以亨而在險則宜守正故

筮得之者其占為大亨而利於正初非謂德也故孔子釋此彖辭只曰動乎險中大亨貞是用文王本意釋之也同上

雷雨之動滿盈亦是那鬱塞底意思晏淵錄

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孔子又是別發出一道理

說當此擾攘之時不可無君故須立君劉砥錄

問屯柔云利建侯而本義取初九陽居陰下為成卦之主何也先生曰此彖辭一句蓋取初九一爻之義初九一爻蓋成卦之主也一陽居二陰之下有以賢下人之象有為民歸往之象陰從陽也故宜立君故象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此意甚好因問程傳只

言宜建侯輔助如何先生曰易只有三處言利建侯屯兩言之豫一言之皆言立君左氏分明有立君之說衛公子元遇屯則可見矣

但說名元是有元之象或問元者善之長

問以有動而遇險之象邪先生曰聖人見有此象故又因以為戒曰宜立君而又不可遽謂安寧也

然此

宜建侯而不寧不可道建侯便了須更自以為不安

寧方可 晏淵錄

伊川說蒙亨髮鬢是指九二一爻說所以云剛中

山下有險蒙之地也先生云山下已是窮極險處又

遇險前後不得故於此蒙昧也 云云蒙之意也此

是心下鶻突 呂輝錄

山下有險是卦象險而止是卦德蒙有二義險而止

險在內止在外自家這裏先自不安穩了外面更

去不得便是蒙昧之象若見險而能止則為蹇却

是險在外自家這裏見得去不得所以不去故曰

知矣哉嘗說八卦着這幾箇字形容最好看如險

止健順麗入說動都包括得盡喚做卦之情 晏淵錄

問蒙彖辭言蒙亨以亨行時中也九二以可亨之道

發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之中如下文所指之事皆

所謂二五以志相應而初筮則告之再三瀆則不告皆時中也初筮告以剛中者亦指九三有剛中之德故能告而有節夫能告而有節即所謂以剛而中也因問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我指二童蒙指五五柔暗而二剛明五來求二二不求五也但占者若是九二之明則為人求我而亨在人占者若是九五之暗則為我求人而亨在我與乾九二九五利見大人之占同例否先生曰某作如此說却僅勝近世人硬裝一件事說得來窒礙費氣力但亦恐是如此耳因問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若作占者說則如何先生曰人來求我我則當視

其可否而告之

蓋視其來求我發蒙者有初筮之誠則告之再三瀆瀆則不告之也

我求人則

當致其精一以叩之

蓋我而求人以發蒙則當盡初筮之誠而不可有再三之瀆也 鉅曰發

此一例即所謂稽實待虛先生曰然

董銖錄

蒙以養正聖功也蓋言蒙昧之時先自養教正當了到那開發時便有作聖之功若蒙昧之中已自不正它日何由得會有聖功

晏淵錄

如蒙艮二卦皆有靜止之體洪範五事聽曰聰聰作謀謀屬金金有靜密意思人之為謀亦欲靜密貌曰恭恭作肅恭屬水水有細潤意思人之舉動亦欲細潤聖人所為聖人只是動靜不失其時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聖人這般所在直是則得好自家

先恁地浮躁如何要發得中節做事便事事做不成說人則不曾說得着實

葉賀孫錄

以正中以中正也只一般只是要協韻

晏淵錄

問訟柔剛來而得中也先生曰大底上體是剛下體是柔一剛下而變柔則為剛來今訟之上體是純剛安得謂之剛來邪以某觀之訟卦本是遯卦變來遯之六二為訟之六三其九三却下而為九二乃為訟卦此類如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與夫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皆是如此等處須畫圖子便極好晉更待說若如先儒說則多牽強矣

潘時舉錄

先生曰師彖辭亦是說得齊整處

董銖錄

伊川易傳比卦彖辭有云以聖人之公言之固至誠求天下之比以安民也以後王之私言之不求下民之附則危亡至矣蓋且得他畏危亡之禍而求所以附其民猶勝於全不顧者政此謂也

沈僞錄

密雲不雨尚往也蓋止是下氣上升所以未能雨必是上氣蔽蓋無發洩處方能雨橫渠正蒙論風

雷雲雨之說最分曉

錢木之錄

叔重問易履卦彖曰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正是指九五而言然九五爻辭則云夫履貞厲與彖似相反何邪先生曰九五是以前居上下臨柔說之人故決然自為而無所疑不自知其過於剛

矣 潘時舉錄

來教又謂吾道無對不當與世俗較勝負此說美矣而亦非鄙意之所安也夫道固無對者也然其中却著不得許多異端邪說直須一一剔撥出後方曉然尋得箇精明純粹底無對之道若和泥合水便只著箇無對包了竊恐此無對中却多藏得病痛也孟子言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而大易於君子小人之際其較量勝負尤為詳密豈其未知無對之道邪蓋無對之中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陽消則陰長君子進則小人退循環無窮而初不害其為無對也 荅呂祖謙

如易之陰陽以天地自然之氣論之則不可相無以君子小人之象言之則聖人之意未嘗不欲天下之盡為君子而無一小人也豈相病哉 荅王遇

某看人也須是剛雖則是偏然較之柔不同易以陽剛為君子陰柔為小人若是柔弱不剛之質少間都不會振奮只會困倒了 葉賀孫錄

語敬之曰這道理也只是如此看須是自家自奮迅做去始得看公大病痛只在箇懦弱須是便改向勇猛果決合做便做不要安排不要等待不要靠別人不要靠書籍言語只是自家自檢點公曾看易易裏說陽剛陰柔陰柔是極不好 同上

論陰陽各有一半聖人泰否只為陽說道理看來聖人出來做須有一箇道理使得天下皆為君子世間人多言君子小人常相半不可太去治之急迫之却為害不然如舜湯舉伊尹臯陶不仁者遠自是小人皆不敢為非被君子夾持得皆革面做好人了劉砥錄

乾行也言須是這般剛健之人方做得這般事若是柔弱者如何會出去外面同人又去涉險晏淵錄

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細分是八字合而言之却只是四事濬是明之發處哲則見於事也文是文章明是明著易中多言文明允是就事上說塞是其中

實處

輔廣錄

應乎天而時行程說以為應天時而行何如曰是以時而行是有可行之時劉砥錄

謙之為義不知天地人鬼何以皆好尚之蓋太極中本無物若事業功勞又於我何有觀天地生萬物而不言所利可見矣葉賀孫錄

問謙彖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夫鬼神是造化之迹既言天地之道又言鬼神何邪先生曰天道是就寒暑往來說地道是就地形高下上說鬼神是就禍福上說各自主一事而言耳潘時舉錄

變盈流謙揚子雲言山殺瘦澤增高此是說山上之

土為水漂流下來山便瘦澤便高晏淵錄

虧盈益謙是自然之理

鬼神言害言福是有些造化之柄

鬼神說害說福如言與鬼神合其吉凶到鬼神便說

箇吉凶字並同上

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以尊而行謙則其道光以卑

而行謙則其德不可踰尊對卑言伊川以謙對卑

說非是但聖人九卦又引此一句看來大綱說沈備錄

建侯行師順動之大者立箇國君非舉動而何

刑罰不清民不服只為舉動不順了致得民不服便

是徒配了他亦不服晏淵錄

豫之時義言豫時底道理同上

伊川說說而動動而說不是不當說說而動凡卦皆

從內說出去蓋卦自內生動而說却是若說說而

動却是自家說他後動不成隨了我動彼說此之

謂隨同上

天下隨時處當從王肅說同上

動而說成隨巽而止成蠱甘節錄

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此是言致蠱之由非治蠱之

道龜山之說非是又嘗見龜山在朝與陳幾叟書

有一人赴召請教於龜山龜山曰不要折壞人

屋子皆是此意思

吳必大說

上頭底只管剛下頭底只要柔又只巽順事事不向前安得不蠱舊聞趙德莊如此說

同上

先生說汪聖錫曾言某人別龜山往赴召龜山送之云且緩下手莫去拆倒人屋子因龜山解蠱卦以巽而止為治蠱之道所以有此說大凡看易須先看成卦之義險而健則成訟巽而止則成蠱蠱艮上而巽下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高亢而下不交下卑巽而不能救此所以蠱壞也巽而止只是巽順便止了更無所施為如何治蠱蠱元亨而天下治須是大善以亨方能治蠱也

廖德明錄

易要分内外卦看伊川却不甚理會如巽而止則成

蠱止而巽便不同蓋先止後巽却是有根株了方

巽將去故為漸

吳必大錄

問蠱卦剛上柔下有數義剛在上而柔在下為卦體下卑巽而上苟止所以為蠱此卦義又自卦變言之自賁井既濟來皆剛上而柔下此卦變先生曰是龜山說巽而止乃治蠱之道言當柔順而止不可堅正必為此說非惟不成道理且非易彖文義彖曰巽而止蠱猶順以動豫動而說隨皆言卦義其本義之說蓋是趙德莊說趙云剛在上柔在下下卑巽而上苟止所以蠱壞此則文義甚協又問

先甲辛也後甲丁也辛有新意丁有丁寧意其說似出月令注先生曰然但古人祭祀亦多用先庚先甲先庚丁也後庚癸也如用丁亥辛亥之類又問有子考无咎與意承考之考皆是指父在父在而得云考何曰古人多通言如康誥大傷厥考心可見又問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言小有悔则无大悔矣言无大咎则不免有小咎矣但象曰終无咎则以九三雖過剛不中然在巽體不為无順而得正故雖悔而无咎至六四則不然以陰居柔不能有為寬裕以治蠱則蠱將日深而不可治故往則見吝言自此以往則有吝也先生曰此

兩爻說得悔吝二字最分明九三有悔而无咎由凶而趨吉也六四雖目下无事然却終吝由吉而趨凶也元祐間劉莘老劉器之之徒必欲盡去小人却是未免有悔至其它諸公欲且寬裕無事莫大段整頓不知目前雖遮掩拖延得過後面憂吝却多可見聖人之深戒又問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占與戒皆在其中如何先生曰有此象則其占當如此又戒其必如此乃可也若得此象而不能從則有凶矣當此時節若能斷然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不半上落下或出或入則其志真可法則矣只為人不能如此也

董銖錄

又問巽而止蠱莫是遇事巽順以求其理之所止而後為治蠱之道曰非也大底資質柔巽之人遇事便不能做得無奮迅之意所以事遂至於蠱壞了蠱只是事之壞了者

錢木之錄

問蠱是壞亂之象雖亂極必治如何便會元亨曰亂極必治天道循環自是如此如五胡亂華以至於隋亂必有唐太宗者出又如五季必生太祖若不如此便无天道了所以彖云蠱元亨而天下治也

劉砥錄

蠱元亨而天下治言蠱之時如此必須是大善亨通而後天下治

晏淵錄

剛浸而長以下三句解臨字大亨以正便是天之道也解亨字亦是惟其如此所以如此須用說八月有凶者蓋要反那二陽二陽在下四五皆以正應臨之上無所臨却遠去臨二陽三近二陽也去臨它如小人在上位却把甘言好語臨在下之君子至臨言其相臨之切敦臨有敦厚之意

同上

先生曰戊辰年某省試出剛中而應或云此句凡七出某將彖辭暗地默數只有五箇其人堅執某又再誦再數只與說記不得七出且隨某所記行文已而出院檢本果五出耳又云只記得大象便畫

得卦

董銖錄

觀天之神道只是自然運行底道理四時自然不忒
聖人神道亦是說它有教人自然觀感處
彖辭中剛柔分以下都掉了頤中有物只說利用獄
爻亦各自取義不說噬頤中之物晏淵錄
張洽問易中言剛柔分兩處一是噬嗑一是節此頗
難解先生曰據某所見只是一卦三陰三陽謂之
剛柔分曰易中三陰三陽卦多獨於此言之何也
曰偶於此言之其它卦別有義又問復卦剛反當
作一句否曰然此二字是解復亨下云動而以順
行是解出入无疾以下大抵彖辭解得易極分明
子細尋索儘有條理潘時舉錄

賁柔來文剛伊川說乾坤變為六子非是卦不是逐
一卦畫了旋變去這語難說伊川說兩儀四象自
不分明卦不是旋取象了方畫須是都畫了這卦
方只就已成底卦上面取象所以有剛柔來往
下 晏淵錄

賁卦天文也之上先儒多言脫剛柔交錯四字看來
合有四字沈備錄
天地之心動後方見聖人之心應事接物方見出入
朋來只做人說覺不勞攘同上
徐寓問復卦程子言先儒皆以靜為見天地之心不
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動處如何見得曰這處便

見得陽氣發生其端已兆於此春了又冬冬了又春都從這裏發去事物間亦可見只是這裏見得較親切鄭兄舉王輔嗣說寂然至无乃見天地心曰他說无是胡說若靜處說无不知下面一畫作甚麼寓問動見天地之心固是不知在人可以主靜言之否曰不必如此看這處在天地則為陰陽在人則為善惡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善處便是陰知處便屬陽上五陰下一陽是當沉迷蔽固之時忽然一夕省覺便是陽動處齊宣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可謂極矣及其不忍敵黻即見善端之萌肯從這裏做去三王事業

何患不到 徐寓錄

問遺書云復非天地心復則見天地心聖人未嘗復故未嘗見其心竊謂天地之心未嘗无但其靜時不可得而見於其動處乃見之聖人之心於感而遂通之時亦可得而見而曰未嘗見其心何也曰天地之心何時不有但有不可得而見者未動之時也所以周子言靜无而動有也聖人未嘗復者如顏子之不遠復則猶有復也聖人渾然天理具心體之全所謂堯舜性之也既其生知純全无欠缺不盡處何嘗有復故曰未嘗見其心上云見天地之心者以動靜言下云未嘗見聖人之心者以

善惡言因曰陰陽有以動靜言者有以善惡言者如乾元資始坤元資生則獨陽不生獨陰不成造化周流須得陰陽並用如坤之初六履霜堅冰至則一陰之生便如一賊也此箇道理在人如何看直看是一般道理橫看又是一般道理所以謂之易也

劉砥錄

問聖人無復未嘗見其心天地之氣有消長進退故有復聖人之心純乎天理故無復曰固是

林夔孫錄

問復其見天地之心蓋生理初未嘗息但到坤時藏伏在此至復乃見其動之端否曰不是如此這箇只是就陰陽動靜闔闢消長處而言如一堆火自

其初發以至漸漸發過消盡為灰其消之未盡處固天地之心也然那消盡底亦天地之心也但那箇不如那新生底鮮好故指那接頭再生者言之則可以見天地之心親切如云利貞者性情也一元之氣亨通發散品物流形天地之心盡發見在品物上但叢雜難看及到利貞時則萬物悉已收斂那時只有箇天地之心著見故云利貞者性情也正與復其見天地之心相似康節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此心非不著見也但天地之心悉已布散叢雜无非此理呈露倒多了難見若會看者能於此觀之則所見无非天地之心矣惟是復

時萬物皆未生只有一箇天地之心昭然著見在
這裏所以易看也

沈僩錄

問復見天地之心先生云天地所以運行不息者做
箇甚事只是生物而已物生於春長於夏至秋萬
物成遂如收斂結實是漸欲離其本之時也及其
成則物之成實者各具生理所謂碩果不食是已
夫具生理者固各繼其生而物之歸根復命猶自
若也如說天地以生物為心斯可見矣又問既言
心性則天命之謂性命字有心底意思否曰然流
行運用是心

萬人傑錄

正蒙可疑處以某觀之亦只是一時病如定性則欲

其不累於外物論至靜則以識知為客感語聖人
則以為因問而後有知是皆一病而已復見天地
心之說某則以為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雖氣有
闔闢物有盈虛而天地之心則亘古亘今未始有
毫釐之間斷也故陽極於外復生於內聖人以為
於此可以見天地之心焉蓋其復者氣也其所以
復者則有自來矣向非天地之心生生不息則陽
之極也一絕而不復續矣尚何以生於內而為闔
闢之無窮乎此則所論動之端者乃一陽之所以
動非徒指夫一陽之已動者而為言也夜氣固未
可謂之天地心然正是氣之復處苟求其故則亦

可以見天地之心矣 答張敬夫

復非天地心復則見天地心此語與所以陰陽者道
之意不同但以易傳觀之則可見矣蓋天地以生
物為心而此卦之下一陽爻即天地所以生物之
心也至於復之得名則以此陽之復生而已猶言
臨泰大壯夬也豈得遂指此名以為天地之心乎
但以其復而見此一陽之萌於下則是因其復而
見天地之心耳天地以生物為心此句自無病昨
與南軒論之近得報云亦已無疑矣大抵近世學
者不肯以愛言仁故見先生君子以一陽生物論
天地之心則必欲然不滿於其意復於言外生說

推之使高而不知天地之所以為心者實不外此
外此而言則必溺於虛淪於靜而體用本末不相
管矣聖人無復故未嘗見其心者蓋天地之氣所
以有陽之復者以其有陰故也衆人之心所以有
善之復者以其有惡故也若聖人之心則天理渾
然初無間斷人孰得以窺其心之起滅耶若靜而
復動則亦有之但不可以善惡而為言耳愚意如
此恐或未然更乞詳諭 答吳翌

問向來觀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易傳云動之端乃天
地之心也未覩其旨近思得之敢質於先生遇謂
天地之心生生不已太極一動二氣運行互為其

朱文公易言卷七
根蓋未嘗或息非可以動靜言也其曰動之端云者指流行之體示之即生物之原者也遺書云天只是以生為道天地之心固在於生物然於生處觀之則偏於動而不知動之所以然非指其端無以見生生之理也在人則惻隱之心是也乍見孺子將入井必有怵惕惻隱此心不遠於此察之庶可見矣此心雖非心之本體然始發見在是故推此心則廓乎天地之間無所不愛人惟汨於私欲而不知復則是心泯然不見猶窮陰沍蔽萬物歸根生生之理雖未嘗或息何自見之一陽微動生意油然而此復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在學者工夫則

平日涵養語默作止須要識得端倪則心體昭然可默識矣故伊川云善學者不若於已發之際觀之觀於已發識其未發克己不已一旦復之則造次顛沛皆見此心之妙始可以言仁矣荅云所喻復見天地心之說甚善然此須通動靜陰陽善惡觀之見得各是一理而此意無所不通始盡其曲折耳學者工夫則只如易傳所說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此是要約處若說須要識得端倪而心體可識則却是添却一事也鄙見如此或恐未然

荅王
子合

承問及復卦之說如所諭固善然亦有說蓋陰陽生

殺固無間斷而亦不容並行且如人方窮物欲豈
可便謂其間天理元不間斷而且肆其欲哉要須
窮欲之心滅息然後天理乃得萌耳程夫子所謂
天地間雖無截然爲陰爲陽之理然其升降生殺
之大分不可無也此語最爲完備然陰陽動靜是
造化之機不能相無者若善惡則有真妄之分人
當克彼以復此然後可耳

答王遇

周貴卿說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未透先生
曰這四箇物事流轉在這裏然常靠着靜底做本
若無夜則晝不分曉無冬則春夏不長茂且如終
日應接歸來歇霎時却出去則便分外精神如春

夏生長若一向恁地去却有甚了期元氣也須解
竭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黃義剛錄

陳淳舉伊川以動之端爲天地之心先生曰動亦不
是天地之心只是見天地之心如十月豈得是無
天地之心天地之心流行則自若元亨利貞元是
萌芽初出時亨是長枝葉時利是成遂時貞是結
實歸宿處下梢若無這歸宿處便也無這元了惟
有這歸宿處元又從此起元了又貞貞了又元萬
古只如此循環無窮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說
已盡了十月萬物收斂寂無蹤跡到一陽動處生
問物之心始可見耳

問復以動見天地之心而主靜觀復者又何謂荅曰
復固是動主靜是所以養其動動只是這靜所養
底一陽動便是純坤月養來曰此是養之於未動
之前否荅曰此不可分前後但今日所積底便爲
明日之動明日所積便爲後日之動只管恁地去
觀復是老氏語儒家不說老氏愛說動靜萬物並
作吾以觀其復謂萬物動作有歸根時吾只觀他

復處

陳淳夫錄

問一陽復於下是前日既退之陽已消盡而今別生
否荅曰前日既退之陽已消盡此又是別生伊川
謂陽無可盡之理剝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

說得甚精且以卦配月則剝九月坤十月復十一
月剝一陽尚有復一陽已生坤純陰陽氣闕了三
十日安得謂之無盡曰恐是一月三十日雖到二
十九日陽未盡否荅曰只有一夜亦是盡安得謂
之無盡嘗細考之這一陽不是剗地生來纔交立
冬便萌芽下面有些氣象了上面剝一分下面便
萌芽一分上面剝二分下面便萌芽二分積累到
那復處方成箇一陽坤初六便是陽已萌芽
問南軒謂動中見靜方識此心如何是動中見靜曰
動中見靜便是程子所說艮止之意釋氏多言定
聖人便言止敬夫却要將這箇爲見天地之心復

見靜中見動他人又要動中見靜却倒說了徐寓錄

問天地生物之心未嘗須臾停然當氣候肅殺草木

搖落之時此心何以見曰天地此心常在只是人

看不見故必到復而後始可見

欽夫極論復見天地心不可以夜氣為比熹則以為

夜氣正是復處固不可便謂天地心然於此可以

見天地心矣易中之意亦初不謂復為天地心也

答何

來教云天地之心不可測識惟於一陽來復乃見其

生生不窮之意所以為仁也熹謂若果如此說則

是一陽未復已前別有一截天地之心漠然無生

物之意直到一陽之復見其生生不窮然後謂之

仁也如此則體用乖離首尾衡決成何道理王弼之說便是

如此所以見須知元亨利貞便是天地之心而元為之

關於程子也長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便是有此乾元然後

萬物資之以始非因萬物資始然後得元之名也同上

道夫問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

未生時元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

請問包犧曰康節此詩最好某於復卦本義亦載

此詩蓋立冬是十月初小雪是十月中大雪十一

月初冬至十一月中小寒十二月初大寒十二月

中冬至子之半即十一月之半也人言夜半子時

冬至蓋夜半以前一半已屬子時今推五行者多不之知然數每從這處起略不差移此所以為天心然當是時一陽方動萬物未生無聲臭氣味之可聞可見所謂元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也

楊道夫錄

問康節詩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是有善而無惡有是而無非否先生曰如惻隱之心已前而未發者是也

輔廣錄

人傑問康節云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歟曉未得看程先生易傳云動之端即天地之心方得康節之意先生曰康節之說在貞元之間與濂溪太極圖伊洛所傳小有不同周子說无極而太極

則生陽生陰皆有无極太極之妙比康節說得又

活是小有不同也

萬人傑錄

天地之心未嘗無但靜則人不得而見耳

楊道夫錄

上云見天地之心以動靜言也下云未嘗見聖人之心以善惡言也

又問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見天地之心唯程先生言動之端乃天地之心竊謂十月純坤不為無陽天地生物之心未嘗間息但未動耳因動而生物之心始可見荅曰十月陽氣收斂一時關閉得盡天地生物之心固未嘗息但無端倪可見惟一陽動則生意始發露出乃始

可見端緒也言動之頭緒於此處起於此起處方
見得天地之心也因問在人則喜怒哀樂未發時
而所謂中節之體已各完具但未發則寂然而已
不可見也特因事感念動而惻隱羞惡之端始覺
因事發露出來非因動而漸有此也曰是董銖錄
問程子以動之端為天地之心動乃心之發處何故
云天地之心曰此須就卦上看上坤下震坤是靜
震是動十月純坤當貞之時萬物收斂寂無蹤跡
天到此一陽復生便是動然不直下動字却云動之
端端又從此起雖動而物未生未到大動處凡發
生萬物都從這裏起豈不是天地之心邵康節詩

曰冬至子之半大雪子之初氣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

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此言如不

信更請問包犧可謂振古豪傑陳淳錄

道未言向者先生教思量天地有心無心近思之切
謂天地無心便是天地之心若使其有心必有思
慮有營為天地曷嘗有思慮來然其所以四時行
百物生者蓋以其合當如此便如此不待思惟此
所以為天之道荅曰如此則易所謂復其見天地
之心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又如何如公所說祇
說得他無心處耳若果無心則須牛生出馬桃樹
上發李花他又却自定程子曰以主宰謂之帝以

性情謂之乾他這名義自定心便是他箇主宰處所以謂天地以生物爲心中間欽夫以爲某不合如此說某謂天地別無勾當只是以生物爲心一元之氣運轉流通略無停間只是生出許多萬物而已

楊道夫錄

天下之物至微至細者亦皆有心只是有無知覺處耳且如一草一木向陽處便生向陰處便憔悴他有箇好惡在裏至大而天地生許多萬物運轉流通不停一息四時晝夜恰似有箇物事積踏恁地去天地自有箇無心之心復卦一陽生於下這便是生物之心又如所謂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天

道福善禍淫這便自分自有箇人在裏主宰相似心是他本領情是他箇意思又問如何見天地之情荅曰人正大便也見得天地之情正大天地只是正大未嘗有些子邪處又曰且如今言藥性熱藥何嘗有性只是它所主恁地

同上

問南軒先生荅吳晦叔書云反復其道正言消長往來乃是道也程子所謂聖人未嘗復故未嘗見其心蓋有往則有復以天地言之陽氣之生所謂復也固不可指此爲天地心然於其復也可見天地心焉蓋所以復者是也在人有失則有復復賢者之事也於其復也可見其心焉道夫竊謂聖人

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可見則聖人之心亦
可見况夫復之爲卦一陽復於積陰之下乃天地
生物之心也聖人雖無復然是心之用因時而彰
故堯之不虐舜之好生禹之拯溺湯之救民於水
火文王之視民如傷是皆以天地之心爲心者也
故聖賢之所推尊學者之所師慕亦以其心顯白
而無暗曖之患耳而謂不可見何哉先生曰不知
程子當時說如何欽夫却恁說大抵易之言陰陽
有指君子小人而言有指天理人欲而言有指動
靜之機而言初不可以一偏而論如天下皆君子
而無小人皆天理而無人欲其善無以加有若動

不可以無靜靜不可以無動蓋造化不能以獨成
而或者見其相資而不可相無也遂以爲天下不
可皆君子而無小人不能皆天理而無人欲此得
其一偏之論只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
行此賢者之心因復而見者至若聖人則無此故
其心不可見然亦有因其動而見其心者正如公
所謂堯之不虐舜之好生皆是因其動而見其心
者只當時欽夫之語亦未分明同上

舉聖人無復故不見其心一語語學者曰聖人天地
心無時不見此是聖人因贊易而言一陽來復於
此見天地之心尤切正是大黑暗中有一點明鄭可學錄

或問天地之帥吾其性先生解以乾健坤順為天地之志天地安得有志先生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天地之情可見安得謂天地無心情乎或曰福善禍淫天之志否先生曰程先生說天地以生物為心最好比乃是無心之心也萬人傑錄
問復卦復其見天地之心天地之心雖靜未嘗不流行何為必於復乃見天地之心先生曰三陽之時萬物蕃新只見物之盛大天地之心却不可見惟是一陽初復萬物未生泠泠靜靜而一陽既動生物之心闐然而見雖在積陰之中自藏掩不得此所以必於復見天地之心也邵子所謂元酒

味方淡大音聲正希正謂此否先生曰正是此意不容別下注脚矣又問天心無改移謂何先生曰年年歲歲是如此月月日日是如此又問純坤之月可謂至靜然昨日之靜所以養成今日之動故一陽之復乃是純陰養得出來在人則主靜而復善端始復在天地之化則是終則是始貞則有元也先生曰固有此意但不是此卦大義大象所謂至日閉關者正是於已動之後要以安靜養之蓋一陽初復陽氣甚微勞動他不得故當安靜以養微陽如人善端初萌正欲靜以養之方能盛大若如公說却是倒了董銖錄

漢卿問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曰此在貞元之間才見孺子入井未做出惻隱之心時節因言康節之學不似濂溪二程康節愛說箇循環底道理不似濂溪二程說得活如无極而太極太極本无極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康節無此說李方子錄存養是靜工夫靜時是中以其無過不及無所偏倚也省察是動工夫動時是和才有思為便是動發而中節無所乖戾乃和也其靜時思慮未萌知覺不昧乃復所謂見天地之心靜中之動也其動時發皆中節止於其則乃良之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動中之靜也窮理讀書皆是動中工夫錢木之錄

无妄剛自外來說卦變動而健說卦德剛中而應說卦體大亨以正說元亨利貞自文王以來說做希望之望這事只得倚閣在這裏難為斷殺它晏淵錄伊川易傳似不是本意剛自外來是所以做造无妄動而健是有卦後說底同上問无妄彖云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既无邪心何以不合正曰有人自是其心全无邪而却不合於正理如賢智者過之它其心豈曾有邪却不合正理佛氏亦豈有邪心者林夔孫錄易中言天之命也天之道也義只一般但取其成韻耳不必強分析葉賀孫錄

因云古人意思精密如易中八字剛柔終始動靜往來只這七八字移換上下添助語是少精微有意味見得彖象極分明同上

篤實便有輝光良止便能篤實

黃顯子錄

問大畜彖曰能止健大正也傳曰能止乎健者非大正則安能據大畜天在山中之象則是能止其健於下也今日止乎健者不知是止於健還是止其健耶伏乞批誨荅云能止健言以良之止止乾之健也傳意亦是如此但其文勢似倒它亦多此類也

能止健都不說健而止見得是良來止這乾

晏淵錄

頤須是正則吉何以觀其正不正蓋觀頤是觀其養德是正不正自求口實是觀其養身是正不正未說到養人處觀其所養亦只是說君子之所養養浩然之氣模樣同上

問頤觀其所養作所養之道觀其自養則所以養生之術先生云所養之道如學聖賢之道則為正黃老申商則為非凡見於修身行義皆是也所養之術則飲食起居者是也又問伊川把觀其所養作觀人之養如何先生云這兩句是解養正則吉所養之道與養生之術正則吉不正則不吉如何是觀人之養不曉程說是如何又問大者正與正大

不同上大字是指陽下正大是說理先生云然而亦緣上面有大者正字方說此

林學蒙錄

自養則如爵祿下至於飲食之類是說自求口實

晏淵錄

水流不盈纔是說一坎滿便流出去一坎又滿又流

出去行險而不失其信則是說決定如此

同上

坎水只是平不解滿盈是滿出來

同上

彖下傳

天施地生男倡女隨此感彼應蓋不能以相無也非

其理之本同何以如此

荅呂祖儉

正便能久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這箇只是說久

晏淵錄

物各有箇情有箇人在此決定是有那羞惡惻隱是

天非辭遜之情性只是箇物事情却多般或起或滅

然而頭面却只一般長長恁地這便是觀其所恒

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之義乃若其情只是去情

上面看

同上

遜而亨也分明是說能遜便亨下面更說剛當位而

應與時行也是何如曰此所以遜而亨也陰更微

為它剛當位而應所以能知時而遜是能與時行

不然便是與時背

劉砥錄

易是虛設不可以實迹論若以卦象言之則順而麗

乎大明自不應有不善也

晉卦

商之三仁微子最易做比干亦只一向諫以至於死

商箕子却為難處被它監繫在那裏只得陽狂所以
易中特說箕子之明夷可見其難處故曰利艱貞
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他雖陽狂其心本定
也 林學蒙錄

問家人彖辭不盡取象曰注中所以但取二五不及
他象者但因彖傳而言耳大抵彖傳取義最精象
中所取却恐有假合處 揚道夫錄

問家人有嚴君焉傳曰家人之道必有所尊嚴而君
長者謂父母也如此則嚴君作兩字說然自舊諸
家只作一字說未知如何荅曰所尊嚴之君長也
天地解而雷雨作陰陽之氣閉結之極忽然迸散出

做這雷雨只管閉結了若不散如何會有雷雨
作小畜所以不能成雷雨者畜不極也雷便只是
如今一箇爆杖 晏淵錄

易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所以然者蓋邦本
厚則邦寧而君安乃所以為益也否則反是 沈憫錄

問益卦木道乃行曰不須改木字為益只木字亦得
某見一朋友說有八卦之金木水火土有五行之
金木水火土如乾為金易卦之金也兌之金五行
之金也巽為木是卦中取象震為木乃東方屬木
五行之木也五行取四維故也 金去偽錄

問始卦先生曰始是不好底卦然天地相遇品物咸

問亨剛遇中正天下大行却又甚好蓋天地相遇又非別取一義剛遇中正只取九五或謂亦以九二言非也

董銖錄

問始之時義大矣哉本義云幾微之際聖人所謹與伊川說不同何也荅曰上面說天地相遇至天下大行也正是好時節而不好之漸已生於微矣故當謹於此

林學蒙錄

問萃言王假有廟是卦中有萃聚之象故可以為聚祖考之精神而享祭之吉占渙卦既散而不聚本象不知何處有立廟之義恐是卦外立意謂渙散之時當聚祖考之精神邪為是下卦是坎有幽陰

之義因此象而設立廟之義邪先生云坎固是有鬼神之義然此卦未必是因此為義且作因渙散而立廟說大抵這處都不見得

同上

不失其所亨這句自是說得好

晏淵錄

革是更革之謂到這裏須盡番轉更變一番所謂上命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小補之者謂扶衰救弊逐些補緝如錮露家事相似若是更革則須徹底重新鑄造一番非止補苴罅漏而已湯武順天應人便如此孟子所說王政其效之速如此想見做出來好看只是太麤少些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底意思或曰不知他如何做曰須是從五畝之

宅百畝之田雞豚桑麻處做兩三番如此說想不
過只是如此做 林學蒙錄

易言順乎天而應乎人後來人盡說應天順人非也
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行固非止然行而不失其理乃

所止也

艮卦○
沈闕錄

徐問前夜說動靜功用相救靜可救得動動如何救
得靜曰須是明得此理無不盡直到萬理明徹之
後此心湛然純一便能如此如靜也不是閉門獨
坐塊然自守事物來都不應只此心靜在這裏虛
明洞徹無一毫之累便從這裏應得去應得便徹
便不難此便是安而後能慮事物之來須去處置

他如這一事合當恁地做便截斷定此便是慮而
後能得得是靜慮是動如艮其止止是靜所以止
之便是動如君止於仁臣止於敬仁敬是靜所以
思要止於仁敬便是動固是靜救動動救靜然其
本又自此心湛然純一素無私始得心無私動靜
便一齊當理心若有私便都差了動了又靜靜了
又動動靜只管相生如循環之無端若要一於動
靜不得如人之嘘吸若一向嘘氣又絕了須又嘗
吸噓之所以為吸吸之所以為噓尺蠖之屈以求
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
用安身以崇德也一屈一伸一闔一闢一消一息

一往一來其機不曾停大處有大闔闢大消息小處有小闔闢小消息此理更萬古而不息如目豈能教他不瞬亦豈能常瞬須有開定定了又瞬瞬了又定只管恁地去消息闔闢之機至纖至微無物不有

艮卦是箇最好底卦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又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皆艮之象也艮居外卦者八而皆吉惟蒙卦半吉半凶如賁之上九白賁无咎上得志也大畜上九何天之衢道大行也蠱上九不事王侯志可則也頤上九由頤厲吉大有慶也損上九弗損益之大得志也艮卦敦艮之吉以

厚終也蒙卦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雖小不利然卦爻亦自好蓋上九以剛陽居上擊去蒙蔽只要恰好不可太過太過則於彼有傷而我亦失其所以擊蒙之道如人合弊十五棒若只決它十五棒則彼亦無辭而足以禦寇若再加五棒則太過而反害人矣為寇者為人之害也禦寇者止人之害也如人有疾病醫者用藥對病則彼足以祛疾而我亦得為醫之道若藥不對病則反害他人而我亦失為醫之道矣所以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惟如此則上下兩順而無害也

先生說易豐卦明以動故豐以明心應事物非明則

沈僩錄

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
王假之尚大也只是王者至此一箇極大底時節所
尚者皆大事

或問豐卦宜日中宜照天下人君之德如日之中乃
能盡照天下否曰易如此看不得只是如日之中
則自然照天下不可將作道理解它日中則是月
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
神乎自是如此物事到盛時必衰雖鬼神有所不
能違也問此卦後面諸爻不甚好曰是它忒豐大
了這物事盛極去不得了必衰也人君於此之時
當如奉盤水戰兢自持方無傾側滿溢之患若才

有纖毫驕矜自滿之心即敗矣所以此處極難崇
觀中羣臣創為豐亨豫大之說當時某論某人曰
當豐亨豫大之時而為因陋就簡之說君臣上下
動以此藉口於是安意肆志無所不為而大禍起
矣

沈儼錄

問龜山云消息盈虛天且不能暴為之去小人亦不
可驟如何曰只看時如何不可執天亦有迅雷烈
風之時

廖德明錄

問豐彖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
神乎程子曰鬼神者造化之迹今既言天地而復
言鬼神未知如何分答云天地舉全體而言鬼神

指其功用之迹似有人所為者以謙卦彖辭推之尤明白
 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天地
 是舉其大體而言鬼神是舉其中運動變化者通
 上徹下而言如雨風露雷草木之類皆是曰驟雨
 不終朝自不能久而況其小者乎又曰豐卦彖許
 多言語其實則在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
 與時消息數語上這盛得極常須謹保守得日中
 時候方得不然便是偃仆傾壞了又曰這處去危
 亡只是一間耳須是兢兢如奉盤水方得又曰須
 是謙抑貶損方可保得又曰這便是康節所謂酌
 酌離披時候如何不憂危謹畏宣政間有以奢侈

為言者小人都云當豐亨豫大之時須是恁地侈
 泰方得所以一向放肆如何得不亂
 巽卦申命申字是叮嚀反復之意風無所不入如命
 令之叮嚀告戒無所不至也故象以之林學蒙錄
 巽卦是於重巽上取義重巽所以為申命晏淵錄
 問重巽以申命重字之義如何曰只是重卦巽是重卦故曰
 重巽八卦之象皆是如此問申字是兩番降命令
 否曰非也只是丁寧反復說便是申命巽風也風
 之吹物無處不入無物不鼓動詔令之入人淪肌
 浹髓亦如風之動物也沈儻錄
 允說若不是剛中便成邪媚下面許多道理都從這

箇剛中柔外來說以先民如利之而不庸順天應
人革卦就革命上說兌卦就說上說後人都做應
天順人說了到了順天應人是言順天理應人心
胡致堂管見中辨這箇也好晏淵錄

說若不剛中便是違道干譽同上

剛來不窮是九三來做二柔得位而上同是六二上

做三此說有些不穩却為是六三不喚做得位然

而某這箇例只是一爻互換轉移無那隔蔘兩爻

巽底 同上

問渙卦剛來而不窮窮是窮極來處乎中不至窮極

否先生云是居仁為中若在下則是窮矣林學蒙錄

節說以行險伊川之說是也說則欲進而有險在前

進去不得故有止節之義又曰節便是阻節之意

天地節而四時成天地轉來到這裏相節了更沒去

處今年冬盡了明年又是春夏秋冬到這裏斲

了更去不得這箇折做兩截兩截又折做四截便

是春夏秋冬它是自然之節初無人使它聖人則

因其自然之節而節之如修道之謂教天秩有禮

之類皆是天地則和這箇都無只是自然如此聖

人法天做這許多節指出來晏淵錄

柔在內剛得中這箇是就全體看則中虛就二體看

得中實它都見得有孚信之意故喚作中孚伊川

此二句說得好它只遇着這般齊整底便恁地說去若遇着那不齊整底便說不去

小過小者過而亨也不知小者是指甚物事行過恭用過儉皆是宜下之意

呂輝錄

未濟柔辭不續終也是首濟而尾濡不能濟不相接續去故曰不續終也狐尾大濡其尾則濟不得矣

林學蒙錄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第七

後學人成德校訂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第八
象上傳

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從其推之有所用非苟為寓言也然兩漢諸儒必欲究其所從則既滯泥而不通王弼以來直欲推其所用則又踈略而無據二者皆失之一偏而不能闕其所疑之過也且以一端論之乾之為馬坤之為牛說卦有明文矣馬之為健牛之為順在物有常理矣至於案文索卦若屯之有馬而無乾離之有牛而無坤乾之六龍則或疑於震坤之牝馬則當反為乾是皆有不可曉者是以漢儒求之說卦而不得則遂相與創為互體變卦五行納甲飛

朱文公易言卷八
伏之法參互以求而幸其偶合其說雖詳然其不可通者終不可通其可通者又皆傳會穿鑿而非有自然之勢唯其一二之適然而無待於巧說者為若可信然上無所關於義理之本原下無所資於人事之訓戒則又何必苦心極力以求於此而欲必得之哉故王弼曰義苟應律何必乾乃為馬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為牛而程子亦曰理無形也故假象以顯義此其所以破先儒膠固支離之失而開後學玩詞玩占之方則至矣然觀其意又似直以易之取象無復有所自來但如詩之比興孟子之譬喻而已如此則是說卦之作為無所與於易而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者

亦剩語矣故疑其說亦若有未盡者因竊論之以為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來而其為說必已具於太卜之官顧今不可復考則姑闕之而直據詞中之象以求象中之意使足以為訓戒而決吉凶如王氏程子與吾本義之云者其亦可矣固不必深求其象之所自來然亦不可直謂假設而遽欲忘之也

易象說

呂輝

先生云人看易若是靠定象去看便滋味長若只恁地懸空看也沒甚意思

呂輝錄

易中取象似天地生物有生得極細巧底有生得麤

拙突兀底趙子欽云本義太略此譬如燭籠添了一條竹片便障却一路明盡徹去了使它統體光明豈不更好蓋是着不得詳說如此看來到取象處如何拘得晏淵錄

易只是設箇卦象以明吉凶而已更無它說

問易之象似有三樣有本畫自有之象如奇畫象陽

耦畫象陰是也六十四卦之爻各是一象有實取物之象如乾坤

六子以天地雷風之類象之是也有只是聖人以

意自取那象來明是義者如白馬翰如載鬼一車

之類是也實取物之象決不可易聖人始假是象

以明義者當初若別命一象亦通得不知是如此

否先生云聖人自取之象也不見得是如此而今且據因象看義恁地說則成鑿了

先生云伊川只將一部易來作譬喻說了恐聖人亦

不肯只作一譬喻之書朱震又多用伏卦互體說

陽便及陰說陰便及陽乾可為坤坤可為乾恐太

走作近來林黃中又撰出一般翻筋斗互體一卦

可變作八卦其說也是好笑據熹看得來聖人作

易專為卜筮後來儒者諱道是卜筮之書全不要

惹它卜筮之意所以費力今若要說易須是添一

重卜筮意思自然通透如乾初九潛龍兩字是初

九之象勿用兩字即是告占者之辭如云若卜得

初九是潛龍之體只得隱藏不可用孔子作小象又釋其所以為潛龍者以其在下也諸爻皆如此推看怕自分明又不須作設戒也

邵浩錄

伊川說象只似譬諭樣說看得來須有箇象如此只是如今曉他不出

晏淵錄

以上底推不得只可從象下面說去王輔嗣伊川皆不信象如今却不敢如此說道不及見這箇了且從象以下說免得穿鑿

同上

它所以有象底意思不可見却只就它那象上推求道理不可謂求象不得便喚做無為潛龍便須有那潛龍之象

同上

易有象辭有占辭有象占相渾之辭

甘節錄

蔡文說江德功說易象如譬喻詩之比與同熹謂不然往復數書辨此潛龍勿用陽在下也陽謂九下謂潛陰疑於陽必戰謂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易象說得如此分明又易二體初四二五等爻相應二五中正不中正此是易中分明說了惟互體之說易中不言今諸儒必附會為之說方曰頤中有物曰噬嗑此豈非互體之驗曰頤中有一物在內非謂互體且別無例蔡又謂人舉二四同功三五同功先生曰如此舉證又踈又引某卦自泰來某卦自某來先生曰此王輔嗣謂之 蔡曰王輔

嗣說彖某却不是

黃顯子錄

如易之詞乃是象占之詞若舍象占而曰有得於詞

吾未見其有得也此皆過高之弊所以不免勞動

心氣若只虚心以玩本文自無勞心之害

荅呂祖儉

易中取象不如卦德上命字較親切如蒙險而止復

剛動而順行此皆親切如山下出泉地中有雷恐

是後來又就那上面添出所以易中取象亦有難

理會也

荅王遇

或說易象云果行育德育德有山之象果行有水之

象振民育德則振民有風之象育德有山之象先

生云此說得好風雷益則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

當如雷之決山下有澤損則懲忿有摧高之象窒

慾有塞水之象次第易之卦象都如此不曾一一

推究又云遷善工夫較輕如己之有善以為不足

而又遷於至善若夫改過者非有勇決不能貴乎

其用力也

萬人傑錄

鄭東卿說易象亦有好處如說中孚有卵之象小過

有飛鳥之象孚字從爪從子有鳥抱子之象以卦

言之四陽居外二陰居內外實中虛有卵之象又

言鼎象鼎之形革象風爐這是他說得好處他却

盡欲牽合附會少間便踈脫今人學問且欲於正

段處理會却些小零碎底亦用得一向只是理會

這箇便不是

陳文蔚錄

鄭東卿少梅說亦有是者如鼎卦分明是鼎之象它

說革是爐之象亦恐有此理澤中有火革三三上

畫是爐之口五四三是爐之腹二是爐之下初是

爐之底然亦偶然此兩卦如此耳

輔廣錄

乾卦有兩乾是兩天也昨日行一天也今行又一天

也其實一天而行健不已此所以為天行健也地

平則不見其順必其高下層層地去此所以見地

勢之坤順

荅萬人傑錄

天之運轉不窮所以為行健

李季札錄

問鄧綢疑問中天行健一段先生批問他云如何見

得天之行健德明竊謂天以氣言之則一晝一夜

周行乎三百六十度以理言之則為於穆不已無

間容息豈不是至健先生曰他却不如如此說只管

去自強不息上討

廖德明錄

問天行健如何先生曰惟胡安定說得好因舉其說

曰天者乾之形乾者天之用天形蒼然南極入地

下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其

用則一晝一夜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為一

息一息之間天行已八十餘里人一晝一夜有萬

三千六百餘息故天行九十餘萬里天之行健可

知故君子法之以自強不息云

因言天之氣運轉不息故
闕得地在中間餘未達先

生曰如弄椀珠底只恁運轉不住故在空中不墜少有息則墜矣。董銖錄

天惟健故不息不可把不息做健使天有一頃之息則地必陷人必跌死惟其不息故局得地在中間

黃顯子錄

徐渙云天之行健一息不停而坤不能順動以應其行則造化生生之功或幾乎息矣此語亦無病萬物資乾以始而有氣資坤以生而有形氣至而生生即坤元徐說亦通。晏淵錄

天運不息君子以自強不息先生曰非是說天運不息自家去趕逐也要學他如此不息只是常存得此心則天理常行而周流不息矣又曰一日一時

頃刻之間其運未嘗息也。呂輝錄

乾乾不息者體日往月來寒往暑來者用有體則有用有用則有體不可分先後說。沈儻錄

問見龍在田德施普也如日方升雖未中天而其光已無所不被矣答曰九二君德已著至九五然後得其位耳

烝民詩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詩傳中用東萊呂氏說文蔚舉似及此先生曰記得他甚主張那柔字文蔚曰他後面一章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此言仲山甫之德剛柔不偏也而二章首舉仲山甫之德獨以柔嘉維則蔽之崧高稱申伯蕃蕃終論其

德亦曰柔惠且直然則入德之方其可知矣曰如此則乾卦不用得了人之資稟自有柔德勝者自有剛德勝者如本朝范文正公富鄭公輩是以剛德勝如范忠宣范淳夫趙清獻蘇子容輩是以柔德勝只是他柔却柔得好今仲山甫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却是柔但其中自有骨子不是一向如此柔去便是人看文字要得言外之意若以仲山甫柔嘉維則必要以此為入德之方則不可人之進德須用剛健不息

陳文蔚錄

地之勢常有順底道理且如這箇平地前面便有坡陀處突然起底也自順

晏淵錄

問坤言地勢猶乾言天行天行健猶言地勢順然大象乾不言乾而言健坤不言順而言坤說者雖多究竟如何先生曰此不必論只是當時下字時偶不同必欲求說則鑿却反晦了當理會底銖問地勢猶言高下相因之勢以其順且厚否先生曰高下相因只是順若厚又是一箇道理然惟其厚所以上下只管相因去只見得地順若是薄底物高下只管相因則傾陷了不能如此之無窮矣惟其高下相因無窮所以為至順也君子體之惟至厚為能載物天行甚健故君子法之以自強不息地勢至順故君子體之以厚德載物

董銖錄

用六永貞以大終也陽為大陰為小大過小過之類
皆是以陰陽而言坤六爻皆陰其始本小到此陰
皆變為陽矣所謂以大終也言始小而終大陳文蔚錄
先生言龜山說只反身而誠便天地萬物之理在我
胡文定却言物物致察宛轉歸已如見雷雲知經
綸見山下出泉知果行之類惟伊川言不可只窮
一理亦不能徧窮天下萬物之理熹謂須有先後
緩急久之亦要窮盡如正蒙是盡窮萬物之理
問物物致察與物物而格何別曰文定公所謂物物
致察只求之於外如所謂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
問以厚德只因其物之如是而求之耳初不知天如

問何而健地如何而順也

楊道夫錄

又問屯需二象皆陰陽未和洽成雨之象也然屯言
君子以經綸而需乃言飲食宴樂何也曰需是緩
意在他無所致力只得飲食宴樂屯是物之始生
象草木初出地之狀其初出時欲破地面而出不
無齟齬艱難故當為經綸其義所以不同也當時舉錄
問山下出泉曰古人取象也只看大意略如此彷彿
不能端的若要解到親切便都沒去處了如天在
山中山中豈有天如地中有山便已是平地了
果行育德又是別說一箇道理山下出泉却是箇
行底物事暫時被他礙住在這裏觀這意思却是

說自家當恁地做工夫卦中如此者多
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先
生曰上九一陽而眾陰隨之如人皆順從於我故
能禦寇便如適來說孔子告陳恒之事須是得自
家屋裏人從我方去理會外頭人若自家屋裏
人不從時如何去禦得寇便做不得所以象曰上
下順也

需待也以飲食宴樂謂更無所為待之而已待之須
有至時學道者亦猶是也萬人傑錄

坎體中多說酒食想須有此象但今不可考晁淵錄
問需九三象辭敬慎不敗本義以為發明占外之占

何也先生曰言象中本無此意占者不可無此意
所謂占外意也董銖錄

天自向上去水自向下去所以為訟晁淵錄

作事謀始言觀此等象便當每事謀之於其始

王弼言有德司契是借這箇說言自家執這箇契在

此人來合得我便與它自家先定了這是謀始司
契底意思晁淵錄

食舊德從上吉也是自做不得若從隨人做方為得
吉之道

問師六五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傳云長子謂九
二以中正之德合於上而受任以行夫以九居二

中則是矣豈得為正先生曰此是錯了一字耳莫
要泥也潘時舉錄

伊川言建萬國以比民言民不可盡得而比故建諸
侯使比民而天子所親者諸侯而已這便是它比
天下之道晏淵錄

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言蓄它不住且只逐
些子發洩出來只以大畜比之便可見大畜如多
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小畜只是做得這些箇文
德如威儀文辭之類同上

又問風行天上小畜象義如何曰天在山中大畜蓋
山是堅剛之物故能力畜其三陽風是柔殆之物

止能小畜之而已耳潘時舉錄

志行也只是說進將去晏淵錄

小畜密雲不雨上往也先生云以陰畜陽三陽上往
而陰畜不住所以不雨如甑蒸飯漏氣則不成水
問無水淚下也至於上六既雨既處蓋一陰在上而
畜住陽也呂輝錄

財成是截做段子底輔相是佐助它底天地之化籠
侗相續下來聖人便截作段子如氣化廿年一周
聖人與它截做春夏秋冬四時晏淵錄

問裁成輔相字如何解曰裁成猶裁截成就之也輔
相者便只是於裁成處以補其不及而已問裁成

何處可見曰眼前皆可見且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聖人便為制下許多禮數倫序只此便是裁成處至大至小之事皆是固是萬物本有此道理若非聖人裁成之亦不能得如此齊整此皆天地之所不能為而聖人能之所以贊天地之化育而功與天地參也

沈問錄

問繼天立極曰天只生得許多人物與你許多道理然天却自做不得所以必得聖人為之脩道立教以教化百姓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是也蓋天做不得底却須聖人為他做也

同上

汪長孺說江西所說主靜看其語是要不消主這靜

只我這裏動也靜靜也靜先生云若如其言天自春了夏夏了秋秋了冬自然如此也不須要輔相

裁成始得

葉賀孫錄

問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若論聖人裁成輔相之功當無時而不然何獨於泰卦言之先生曰天地交泰萬物各遂其理聖人自此方能致用若天地閉塞萬物不生時聖人亦無所施其巧

呂煇錄

問文如何經天緯地荅曰如織布綃經是直底緯是橫底或問文之大者莫如唐虞成周之文荅曰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此便是經天緯地之

文問文只是發見于外者爲文荅曰處事有文理
是處是文

甘節錄

問天地位萬物育是裁成輔相功用否曰是此就有
位者言之

問裁成輔相無時不當然何獨於泰時言之先生云
泰時則萬物各遂其理方始有裁成輔相處若否
塞不通一齊都無理會如何裁成輔相得

又問看否泰二卦見得泰無不否若是有手段底則
是稍遲得先生曰自古自治而入亂者易由亂而
入治者難治世稍不支梧便入亂去亂時須是大
人休否方做得

包承也是包得許多承順底意思

又說邠老社倉宜避去事舉易之否象曰君子以儉

德避難不可榮以祿

廖德明錄

類族辨物言類其族辨其物且如青底做一類白底
做一類恁地類了時同底自同異底自異

晏淵錄

問同人類族辨物如伊川說云各以其類族辨物之
同異也則是就類族上辨物否先生云類族是就
人上說辨物是就物上說天下有不可以皆同之
理故隨他地頭去分別類族如分姓氏張姓同作
一類李姓同作一類辨物如牛類是一類馬類是
一類就其異處以致其同此其所以爲同伊川之

說不可曉

火在天上大有凡有物須是自家照見得方見有無若不照見則有無不可知何名爲有

夏淵錄

蓋卿問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竊以爲天之所以命我者此性之善也人惟蔽於非心邪念是以善端之在人心日以湮微君子儻能遏止非心邪念於未萌則善端始自發揚而天之所以命我者始無所不順如此而爲順天休命若何先生曰天道喜善而惡惡遏惡而揚善非順天休命而何吾友所說却似嫌他說得大要束小說了

襲蓋卿錄

問謙卦裏多益寡看來謙雖是若放低去實是損高

就低使教恰好不一向低去先生云大抵人多見得在己者高在人者卑謙則抑己之高而卑以下人便是中也

臣伏見近年惟有主張近習一事賞信罰必無所假借自餘百事多務含容曲直是非兩無所問似聞聖意謂如此處置方得均平此誠堯舜之用心也然臣於此竊有疑焉若推其本則臣固已妄論於前只据平之一字而言則臣於易象稱物平施之言竊有感也蓋古之欲爲平者必稱其物之大小高下而爲其施之多寡厚薄然後乃得其平若不問其是非曲直而待之如一則是善者嘗不得伸

而惡者反幸而免以此為平是乃所以為大不平也故雖堯舜之治既舉元凱必放共兜此又易象所謂遏惡揚善順天休命者也蓋善者天理之本然惡者人欲之邪妄是以天之為道既福善禍淫又以賞罰之權寄之司牧使之有以補助其禍福之所不及然則為人君者可不謹執其柄而務有以奉承之哉伏惟陛下深留聖意

戊申封事

哀多益寡便是謙稱物平施便是哀多益寡

晁淵錄

劉礪問謙上六云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志未得也如何曰為其志未得所以行師征邑國蓋以未盡信從故也礪又問謙之五上專說征伐何意

曰坤為地為眾凡說國邑征伐處多是因坤聖人元不曾着意只是因有此象方說此事

陳文蔚錄

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先王作樂無處不用然用樂之大者尤在於薦

上帝配祖考也

沈儻錄

雷出地奮止是象其聲而已薦上帝配祖考大槩言之

晁淵錄

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先王作樂無處不用如燕饗飲食之時無不用樂此特言其大者耳

又問作樂崇德曰先王作樂其功德便自不可掩也

潘時
舉錄

問蠱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如何先生曰當蠱之時
必有以振起聳動民之觀聽而在己進德不已必
須有此二者則可以治蠱矣 董銖錄

問諸卦象皆順說獨雷電噬嗑倒說何邪曰先儒皆
以為倒寫二字二字相似疑是如此 沈儗錄

問雷電噬嗑與雷電豐似一同先生曰噬嗑明在上
是明得事理先立這法在此未有犯底人留待異
時之用故云明罰勅法豐威在上明在下是用這
法時須是明見下情曲折方得不然感動上必有
過錯也故云折獄致刑此是伊川之意其說極好

朱文公易說卷八

十五

問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本義云明
庶政是順之小者无折獄是明之大者此專是就
象取義伊川說此則又就賁飾上說不知二說可
相備否先生曰明庶政是就離上說无折獄是就
艮上說離明在內艮止在外則是事之小者可以
用明折獄是大事一折便了有止之義明在內不
能及他故止而不敢折也大凡就象中說則意味
長若懸空說道理雖說得去亦不甚親切也
山下有火賁 離下艮上內明外止雖內明是箇止殺底明所
以不敢用其明以折獄此與山上有火旅君子以
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正相似而相反賁內明外止

朱文公易說卷八

十六

旅外明內止艮下離上故其象不同如此僭問苟明見其情罪之是非亦何難於折獄曰是他自有箇象如此遇着此象底使用如此然獄亦自有十三八棒便了底亦有須待囚服念五六日至千旬時不蔽要囚周禮秋官亦有此數句便是有合如此者若獄未具而決之是所謂敢折獄也不留獄者謂因訊結證已畢而即決之也沈憫錄

問上以厚下安宅安宅者安於禮義而不遷否曰非也厚下者乃所以安宅如山附於地惟其地厚所以山安其居而不搖人君厚下以得民則位亦安而不搖猶所謂本固邦寧也同上

時舉因云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在學者分上說便是要在安靜涵養這些子善端耳先生曰若着實做工夫要知道這說話也不用說若不會做工夫便一字也來這裏使不着此說熹不欲說與人却恐學者聽去便做虛空認了潘時舉錄

問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人於迷途之復其善端之萌亦甚微故須莊敬持養然後能大不然復亡之矣曰然又曰古人所以四十強而仕者前面許多年亦且養其善端若一下便出來與事物滾了豈不壞事葉賀孫錄

伊川嘗說如今人說力行是淺近事惟知爲上知最爲要緊中庸說知仁勇把知劈初頭說可見知是要緊賀孫問孟子四端何爲以知爲後曰孟子只循環說知本來是藏仁禮義惟是知恁地了方恁地是仁禮義都藏在知裏面如元亨利貞貞是知貞却藏元亨利意思在裏面如春夏秋冬冬是知却藏春生夏長秋成意思在裏面且如冬伏藏都似不見到一陽初動這生意方從中出也未發露十二月也未盡發露只管養在這裏到春方發生到夏一齊都長到秋漸成漸藏到冬依舊都收藏了只是大明終始亦見得無終安得有始所以易

言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葉賀孫錄

先生舉易傳語惟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曰

這般說話好簡當

陳文蔚錄

問无妄未富之義曰此句難曉既不耕穫不菑畬自

是未富雖是未富却利有攸往耳程傳凡解未字

處多費辭

吳必大錄

先生謂鄭光弼子直曰書雖是古人書今日讀之所以畜自家之德却不是欲這邊讀得些子便要般出做那邊用易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公今却是讀得一書便做得許多文字馳騁跳躑心都不在裏面如此讀書終不干自家事又曰

義利之辨正學者所當深知 楊道夫錄

或云諺有禍從口出病從口入甚好曰此語前輩曾

用以解頤之象慎言語節飲食 輔廣錄

一日侍食先生曰只易中節飲食三字人不曾行得 陳文蔚錄

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不可咎也熹嘗說東漢諸人

不量淺深至於殺身亡家此是凶然而其心行直

此是不可咎也 林夔孫錄

晏淵亞夫問坎不盈中未大也曰水之為物其在坎

只能平自不能動故曰不盈盈高之義中未大者

平則是得中不盈是未大也 劉砥錄

明兩作猶言水洊至今日明來日又明若說兩明却

是兩箇日頭

明兩作離作起也如日然今日出了明日又出是之

謂兩作蓋只是這箇明兩番作非明兩乃兩作也

猶云水洊至習坎 沈僩錄

問明兩作離曰若做兩明則是又兩箇日不可也故

曰明兩作離只是一箇日相繼之義明兩作如坎

卦水洊至非明兩為作離也 明字便作指字而言○劉砥錄

象下傳

問咸卦君子以虛受人伊川注云以量而容之擇合

而受之以量莫是要着意容之否曰非也以量者

乃是隨我量之大小以容之便是不虛了又問貞

吉悔亡易傳云貞者虛中無我之謂本義云貞者
 正而固不同何也曰熹尋常解經只要依訓詁說
 字如貞字作正而固子細玩索自有滋味若曉得
 正而固則虛中無我亦在裏面又問憧憧往來朋
 從爾思莫是此感彼應憧憧是添一箇心否曰往
 來感是憧憧是一心方欲感他一心又欲他來應
 如正其義便欲謀其利明其道便欲計其功又如
 赤子入井之時此心方怵惕要去救他又欲它父
 母道我好這便是憧憧底意沈間錄
 咸艮皆以人心為象但艮卦又差一位楊道夫錄
 問遯卦遯字雖是逃隱大抵亦取遠去之意天上山下

相去甚遠絕象之君子遠小人則君子如天小人
 如山相絕之義須如此方得所以六爻在上而漸遠者愈
 善也先生云恁地推亦好此六爻皆君子之事也
 問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伊川云云是否曰
 是君子之自治須是如雷在天上恁地威嚴猛烈
 方得若半上落下不如此猛烈果決濟得甚事沈間錄
 或問大壯卦云云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伊川以為自勝者為強非君子之大壯不可能也
 又引中庸四說強哉矯以為證其義是如此否先
 生曰固是雷在天上是甚生威嚴人之克己能如
 雷在天上則威嚴果決以去其惡而必為於善若

半上落下則不濟事何以爲君子須是如雷在天
上方能克去非禮

呂輝錄

君子用晦而明地象明日象晦則是不察察若晦而
不明則晦得沒理會了故外晦而內必明乃好
風自火出家人是火中有風如一堆火光此氣自薰
蒸上出是也

或問風自火出如燈焰上氣出如何荅曰固是此卦
之大象指爐中火曰亦如此火氣上薰炙也

余大雅錄

風自火出先生曰謂如一爐火必有氣衝上去便是
風自火出然此只是言自內及外之意

呂輝錄

問睽卦大象君子以同而異先生曰此是取兩象合

體爲同而其性各異在人則是和而不同之意蓋
其趨則同而所以爲同則異如伯夷柳下惠伊尹
三子所趨不同而其歸則一彖辭言睽而同大象
言同而異在人則出處語默雖不同而同歸於理
講論文字爲說不同而同於求合義理立朝論事
所見不同而同於忠君本義所謂二卦合體者言
同也而性不同者言異也以同而異語意與用晦
而明相似大凡讀易到精熟後顛倒說來皆合不
然則是死說耳又問睽卦無正應而同德相應者
何也先生曰無正應所以爲睽當睽之時當合者
既離其離者却合也

董銖錄

問睽君子以同而異作理一分殊看如何先生云理一分殊是理之自然如此這處又就人事之異同上說蓋君子有同處有異處如所謂周而不比羣而不黨是也大抵易中六十四象下句皆是就人事之近處說不必深去求他此處伊川說得甚好如易中所謂又誰咎也自有三箇而其義有二如不節之嗟與自我致寇言之則謂咎皆由己不可咎諸人如出門同人言之則謂人誰有咎之者矣以此見得古人立言有用字雖同而其義有異黃有開錄問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云云先生曰伊川將來牽合說

熹不曉看來人有遷善時節自有改過時節不成必是一件事熹看來只是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填壑遷善如風之速改過如雷之烈又曰聖人取象亦只是箇大約髣髴意思如此若着言語窮他便問有說不去時如後面小象若更教孔子添幾句也添不去沈僴錄

又如喜怒上做工夫固是然亦須事事照管不可專於喜怒如易損卦懲忿窒慾益卦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似此說話甚多聖人却去四面八頭說來須是逐一理會身上許多病痛都要防閑周明作錄懲忿如救火窒慾如防水余大雅錄

臣聞古之聖賢窮理盡性備道全德其所施爲雖無不以操存省察猶未嘗少有自足之心是其平居所以操存省察而致其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功者固無一念之間斷及其身之所履有大變革則又必因是而有以大警動於其心焉所以謹初始而重自新也

已酉擬上封事

問懲忿窒慾怒易發難制故曰懲懲是戒於後慾之起則甚微漸漸到熾處故曰窒窒謂塞於初古人說情竇竇是罅隙須是塞其罅隙曰懲也不專是戒於後若是怒時也須去慾治他始得懲者懲於今而戒於後耳窒亦非是真有箇孔穴去塞了

但遏絕之使不行耳又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觀山之象以窒忿觀澤之象以窒慾慾如汗澤然其中穢濁解汗染人須當填塞了如風之迅速以遷善如雷之奮發以改過廣云觀山之象以懲忿是如何曰人怒時自是恁突兀起來故孫權曰令人氣湧如山

問何以窒慾伊川曰思此莫是言慾心一萌當思禮義以勝之否先生曰然

問通書乾損益動章前面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自脩底事後面忽說動者何故曰所謂懲忿窒慾

遷善改過皆是動上有這般過失須於方動之時
審之方無凶悔吝所以再說箇動

沈憫錄

前日公說風雷益看公也無些子風意思也無些子

雷意思

葉賀孫錄

先生言某昨日思風雷益君子以遷善改過遷善如
風之速改過如雷之猛祖道曰莫是才遷善便是
改過否曰不然遷善字輕改過字重遷善如慘淡
之物要使之白改過如黑之物要使之白用力自
是不同遷善者但是見人做得一事強似我心有
所未安即便遷之若改過須是大段勇猛始得又
曰公所說蒙與蠱二象却有意思如山下有澤損

君子以懲忿窒慾必是降下山以塞其澤便是此
象六十四卦象皆如此

曾祖道錄

問益卦遷善改過先生曰風是一箇急底物見人之
善已將不及遷之如風之急雷是一箇勇決底物
已有過便斷然改之如雷之勇決不容其些子遲
緩又曰遷善字輕改過字重
中未光也事雖正而意潛有所係吝荀子云云佛氏
云云流注不斷皆意不誠之本也
問夬象曰居德則忌傳曰則約也忌防也謂約立防
禁則無潰散其於此義不能無疑更乞批報荅云
未詳

問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曰大凡物聚
 衆盛必有事故當豫為之備如人少處必無爭纔
 問人多少間便自有爭所以當豫為之防也又澤本
 當在地中今却上於地上是水盛有潰裂奔突之
 憂故其取象如此 沈間錄
 問萃九五一爻似亦甚好而反云有位未光也是如
 何先生云見不得讀易似這樣且恁地解去若強
 說便至鑿了

易象有之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蓋因其固然之理而無容私焉者順之謂也由是
 而之則其進德也孰禦許生名升與予學予察其

得於內者蓋如是故因其名之義而敬字曰順之
 云紹興戊寅十月十二日新安朱熹仲晦父書
 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汪文嘗云曾
 考究得樹木之生日日滋長若一日不長則死矣
 因學者之於學不可少懈須日日要進若一日不進
 便退便昏近來學者纔相踈便都休了其弊蓋以
 此也 吳必大錄
 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木之生也無
 日不長一日不長則木死矣人之學也一日不可
 已一日而已則心必死矣 萬人傑錄
 問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曰澤无水困君子道

窮之時但當委致其命以遂吾之志而已致命猶送這命與他不復爲我之有雖委致其命而志則自遂無所回屈伊川解作推致其命雖說得通然論語中致命字都是委致之致事君能致其身與士見危致命見危授命皆是此意授亦致字之意言將這命授與之也

沈間錄

因言近來稍信得命及孔子說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觀此一段則窮達當付之分定所當謀者惟道爾答曰此一段不專爲有命蓋專爲學者當謀道而設只說一句則似緩而不切故反覆推明以至憂道不憂貧而止且君子之所急當先義

語義則命在其中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此只說義若不恤義唯命是恃則命可以有得雖萬鍾有不辨禮義而受之矣義有可取如爲養親於義合取而有不得則當歸之命爾如澤无水困則不可以有爲只得致命遂志然後付之命可也

余大雅錄

困厄有重輕力量有小大若能一日十二辰點檢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忤如此而不幸填溝壑喪殞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

同上

致命猶言將這命送與他相似晏淵錄
問木上有水井之義曰如草木之生津潤皆上行露水直至樹末此即木上有水之義雖至小之物亦然如石菖蒲每晨葉尾皆潮水珠雖藏之密室亦然非露水也或云嘗見野老說芋葉尾每早亦含水珠須日出曬乾則無害若太陽未照為物所挨落則芋實焦枯無味或生蟲此亦菖蒲潮水之類爾曰然問井字之義與木上有水何預曰木上有水便如井中之水水本在井底却能汲上來供人食用故取象如此又問程子井桶之說是否曰不然木上有水是木穿水中張上那水若作汲桶則

解不通矣且與後面羸其瓶凶之說不相合也沈儗錄
井象只取巽入之義不取木義晏淵錄
木上有水井說者以為木是汲器則後面却有瓶瓶自是瓦器此不可曉怕只是說水之津潤上行至那木之杪這便是井水上行之象問是桔槔之類答云亦恐是如此又云禾上露珠便是下面水上去大率裏面水氣上則外面底也上同上
問木上有水井之義先生曰巽在坎下便是木在下面漲得水上來又問此與井之義何與先生云木上有水便是那井水之水水本在井底却能上來汲人之食故取象如井程子解作器汲水而出井

之象恐不然木上有水是木穿水中漲出那水如水桶中盛兩斗水若將一木如斗樣大沉在水底則木上之水亦長一斗便是此義若如汲水器之說則與後面羸其瓶之義不相合也

後就問先生先生云不曾說木在下

面漲得水來這箇話是別人說義理不是如此

問革之象不曰澤在火上而曰澤中有火蓋水在火上則水滅了火不見得水決則火滅火炎則水涸之義曰中有火則二物並在有相息之象否先生云亦是恁地

澤中有火革蓋言陰陽相勝復故聖人治曆明時林侍郎言聖人於革著治曆者蓋曆必有差須時時

改革熹謂天度固必有差須在吾術中始得如度幾年後常差一分便就此添一分去乃是又云曆數微妙如今下漏一般漏管稍溢則必後天稍闊則又先天未子而子未午而午

舒高錄

澤中有火水能滅火此只是說陰盛陽衰火盛則克水水盛則克火此是澤中有火之象便有那四時改革底意思君子觀這象便去治曆明時林侍郎說因革卦得曆法云曆須年年改革不改革便差了天度此說不然天度之差蓋緣不曾推得那曆元定却不因不改而然曆豈是那年年改革底物治曆明時非謂曆當改革蓋四時變革中便有箇

治曆明時底道理

革言三就言三番結裹成就如第一番商量這箇是當革不當革說成一番又更如此商量一番至于三番然後說成了却不是三人來說澤中有火自與治曆明時不甚相干聖人取象處只是依稀地說不曾確定指殺只是見得這些意思如此

因看太學士人荅曆差策言曆不可不常變通蓋天運常差故曆貴常變易之革曰君子以治曆明時蓋謂是也先生曰此因林栗侍郎平生好言曆而不得其要一日忽悟曰我得之矣問之則曰讀易

至革卦曰君子以治曆明時革者變革治曆者貴常變革而已自此論一出扇得後生輩靡然和之熹常問之林荅云當一年一造曆則不差熹不覺

大笑

無名氏

所過者化程子於易傳中引之五及其語錄中說似皆以爲身所經歷處人化其德此意平實亦與上下文意相應似不必更爲化說若論人心本虛事物過了便無朕迹却自不妨有此理也

荅呂祖儉

君子所過者化伊川本處解略易傳大人虎變却說得詳荀子亦有仁人過化存神之語此必古語如克己復禮亦是古語左傳中亦引克己復禮仁也

如崇德脩慝辨惑亦是古語蓋是兩次人問了呂輝錄

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伊川解革卦言所過變化事理

炳著所過謂身所經歷處也 陳文蔚錄

正位凝命恐伊川說得未然言人君臨朝也須端莊

安重一似那鼎相似安在這裏不動然後可以凝

住那天之命如所謂協于上下以承天休

同上

問良之象何以爲光明先生云定則明凡人曾次煩

擾則愈見昏昧中有定止則自然光明莊子所謂

泰宇定而天光發焉是也

山上有木木漸長則山漸高所以爲漸

漸之象曰順相保也言須是上下同心協力相保聚

方足以禦寇

兩終字伊川說未安

歸妹○
晏淵錄

豐上六象云天際翔也是其屋高大至於天際却反

以自障蔽

豐其屋天際翔也似是說如翬斯飛樣言其屋之自

蔽障闊 晏淵錄

不知聖人特地做一箇卦說旅則甚

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却只是火在山上之象又不干

旅事

九五象王居无咎只是節做四字句伊川泥其句所

以說得王居无處差了如上九象亦自節了字則

此何疑

議獄緩死只是以誠意求之澤上有風感得水動議獄緩死則能感人心

晏淵錄

問澤上有風中孚風之性善入水虛而服順承波浪不洶湧惟其所感有相信從之義故爲中孚曰也是如此風去感他他便相順有相孚之象又曰澤上有風中孚須是澤中之水海即澤之大者方能相從乎風若溪湍之水則其性急流就下風又不柰他何

問中孚是誠信之義議獄緩死亦誠信之事故君子盡心於是曰聖人取象有不端確處如此之類今

也只得恁地解但是不甚親切

中孚小過兩卦鶻突不可曉小過尤甚如云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則只是不能過防之四字只是一句至弗遇過之皆是兩字爲絕句意義更不可曉

山上有雷小過是聲在高處下來飛鳥遺之音也是高處聲下來故小過

山上有雷小過聲在高處是小過之義又曰澤滅木大過是水都浸了這是在高處又飛鳥遺之音是自高處放聲下來雷亦在高處聲下來

小過象終不可長也文義未明此亦當闕

沈備錄

問叶韻小過初六不可如何也六二臣不可過也過

問字平聲九三自是叶了九四又轉韻位不當也當
字平聲終不可長便是叶已上也上字作平聲已
已文也便是平聲

疑自當字以下不然蓋十一唐中上字無平聲但終不可長字長字作音丈則皆叶矣皆在四十一樣韻

既濟初九義无咎咎字上聲六二以中道也道亦上
聲音斗九三換平聲憊字通入憊字備字改作平
聲則音皮六四有所疑九五不如西隣之時又吉
大來也來字音黎上六何可久也久與已通已字
平聲為暮
未濟初六亦不知極也極字猶言極則又曰猶言界
至之謂或云當作拯字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